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三

讖兆門上

龍尾取虢

魯僖公五年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

火中必是時也冬十月丙子朔晉果滅虢虢公奔京師如謡讖之詞云左傳

阿童渡江

羊祜欲伐孫皓嘗謂必藉上流之勢又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時王濬為司農祜知其才可任濬又小字阿童遂加龍驤將軍監益州諸軍後十三年大舉伐吳皓濬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遂降皓果符阿童之謡豈非功名之際素有定數往往兆見於謡讖乎晉書

陳氏九六

梁武帝末年都市用錢每百皆除九謂之九伯已而有侯景之難陳後主末年每百復除六謂之六伯已而有楊廣之難識者乃知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天為之讖非人事也南史

僧辯童謡

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黄塵起及僧辯滅羣臣以謡言奏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乃武帝興起之兆也推此而言則謡讖之兆蓋出於天命非人為信矣同前

隋帝折字

隋煬帝嘗會飲宫中為折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謂杳娘曰我取杳字為十八日時宫婢羅羅侍立杳娘取羅字為四維帝又謂蕭妃曰爾能折朕字乎蕭妃乃應聲

曰能但移左畫居右邉豈非淵字耶後驗之乃唐公之諱也南部煙花記

潘石同歸

潘岳字安仁初為瑯琊内史時孫秀為小史給岳岳惡其狡黠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南省内謂曰猶憶疇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石崇字季倫有妓曰緑珠善吹笛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

所擇使者曰受命止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願加三思崇不許秀遂誣岳及崇謀奉齊王為亂誅之岳之將詣市初不知與崇俱收及至而崇已先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蓋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焉晉書

隋蜀不祥

偽蜀少主季年遊豫無度時徐貴妃姊妹皆有文辭善應制各賦詩留題丈人觀及晨登上清宫遣内人悉衣羽服黄羅裙帔畫雲鶴金逍遥冠前後妓從動簫韶奏甘州曲葢王少主意在秦庭也登山將半少主甚恱命止樂自製詞云畫羅衫子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流落在風塵明年䰟王繼岌平蜀少主入洛後内人果半落民間昔隋煬帝幸江都宫女多不得從泣留帝願擇將征遼帝意不回

乃題詩賜宮妓曰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花貌在相别只今年帝果不還夫七情未見緼之在心曰志志有所之然後發乎言故詩之作悉精神主之有開必先禍福隱顯誠不誣矣二主荒淫昏亂為日久矣不祥之句豈偶然哉〈該聞録〉

公遠歸蜀

明皇學隱形於羅公遠不盡其術帝怒殺之後有使者自蜀來言道逢公遠歸蜀曰帝加我以丹頸之戮豈能

害我哉因以蜀當歸為獻蓋幸蜀之讖也其事與一行同故兩存之詹玠遺史

明皇制曲

唐天寶中樂章皆以邊地州郡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其曲遍聲繁又名入破後禄山之亂其地皆西蕃所破人謂之曲讖又帝以乙酉生而喜鬬鷄兆亂之象也又謂之鷄讖東城父老傳

適之鼎鬬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明皇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鑿故不敢聞帝以林甫愛已而薄適之不親遂罷相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先未罷前數日廚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適之大駭未幾貶宜州旬月卒鼎者宰相之任鼎鬬而折其足

耳乃適之林甫爭權之兆適之雖死於貶計林甫必不免後林甫晨取書囊見一大鼠躍出變為蒼狗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此亦非吉兆也踰月而林甫卒噫禍福素定則吉凶先兆林甫雖號姦雄亦烏得免歟明皇雜録

望德塔動

唐建望德寺兩塔相對高十三層一日忽震動開闔如欲傾倒者數四其年果有禄山之變乃其應也令狐澄大中遺

事

王衍移歷

偽蜀後主王衍以唐道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貞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其拜唐乃歸命之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歷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遂改用閏十二月街衢賣歷日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乃滅胡秀林本唐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驗天下一人其移閏之事固有深意非常人可輕知也明皇雜録

蜀主禁銅

蜀主末年禁銅不計道佛尊像動用家事係銅者並仰納官碎之鑄錢豐實藏庫猶患不足詔云如有庫家質銅並仰限日送納官中百姓納照子者即還本主空匣若是腰帶即還本主空鞓居民忽聞禁銅民有典銅者

並題云名主收牘由是競於庫家牘之但云官中將去牘不得也是年蜀平蜀與牘同音乃其讖也成都廣記

知俊揚骨

竹貂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之中非竹不食巨如野貍其肉肥美土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嵓谷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閾而入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謡曰貓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骨蜀江頭

智者不能識之庚午歲劉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自天水流入蜀居數年閻蜀人又謡曰黒牛無繫絆椶繩一時斷偽蜀先主聞之懼曰黒牛者劉之小字椶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王氏子孫以宗承字為名於是害劉知俊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病合眼則見知俊在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識者方知貙者劉也黒牛劉之小字戊寅揚骨於蜀江之應也益都耆舊傳

廣政破木

蜀廣政中成都人李明父因破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蜀主以為嘉祥識者乃云不應此時須待破了方見太平耳果自聖朝弔伐後一方泰然又改太平興國之讖也成都集記

興聖駱駞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庭宇堙毁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擐甲矣殊不知此為觀基甲申歲為蜀少主生日僚佐將率俸金設齋忽下令以營齋之費亟修

興聖觀庀材蒇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終興聖太子統師入蜀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將亡之前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入宫省者競執駱駝杖以為得禮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傅以樺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劒棧而來乃其應也同前

滿城誦詩

太祖皇帝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皆知之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劒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人皆誦

朱長山苦熱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也由是有弔伐之意一日夢異僧號須菩提曰已令田小哥進玉抱肚用贖兩川人性命然此子分不合得官乞以錢與之其後果有田小哥者以玉抱肚進上驗夢中之語果不血刃而蜀平又以其言不合得官乃名田小哥厚賞遣之由是而觀一官不可妄得必分定而後可也同前

後主古詩

江南李後主嘗一日幸後湖開晏賞荷花忽作古詩云

蓼梢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

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

當時識者咸謂吳宮中而有佳人頭非吉兆也是年王

師弔伐城將破或夢𦕒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簁簁物散

落如豆着地皆人頭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最後一

人冠服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徐鍇已死圍城中當

圍城時作長短句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

子規啼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艸悽迷章未就而城破及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懽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殆不勝情又嘗乘醉大書諸牖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未幾果下世又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

雨中愁又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又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皆意氣不滿非久享富貴者其兆先識於言辭記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謂歟翰苑名談幷詩話

晉公平蔡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數年不尅十三年詔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命封人深城壕方發其地有

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為銘封人得之以獻其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辨其義咸不能究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兵為反謀頼天子威聖與丞相令德不久逆豎成擒矣敢賀度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乃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喻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兵十萬為一方帥言其榮也鷄未肥者無肉也無肉為已字酒未熟者無

水也無水為酉字障車兒郎蔡之士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已酉日當赴也斯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較其日果已酉焉由是擢此卒為裨將宣室志

黄賊黑賊

唐宣宗朝京城賣棗團以黄米并黑豆麪為之云黄賊打黑賊其後黄巢叛事皆驗盧氏雜略

興國芒兒

太平興國二年冬縣司以春牛呈知府就午門外安排薦以香燈酒果其芒兒愫之頗精同判王洗馬晦明慮觸損闕事移寘廳上知府程給事晚忽見廳角有一土偶問左右對曰春牛乞芒兒遽令移出仍問何人寘此欲罪之對云乃同判指撝遂名同判過廳相見謂曰上自開封府中至刺史下及縣令皆有衙廳是行德教政令之所其餘則公廳而已某雖不才忝為刺史且芒兒

者耕墾之人不合將上廳乃不佳之兆將來恐村夫輩或有不揆耳至甲午年果有順賊之亂乃其應焉成都記

毅夫楚江

鄭毅夫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畦徑間入李杜深格罷禁林行次南都遇雨二篇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柳梢頭又云老火燒空未擬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到楚江南岸頭荊僧文瑩頗訝其氣不振後

解杭麾赴青社舟泊楚岸卒於舟中時人謂只到楚江南岸頭乃詩讖也澠水燕談

崔立歸路

崔立諫議有子與趙少師槩同年及第轉大理評事過天津橋墜馬時集賢韓公與趙同為開封府推韓崔乃坆壻也聞其墜馬遽往視之但嘔血不止數日館於韓舍因索筆吟曰身隨花露重命逐藕絲輕明朝風雨霽歸路在三清明日果卒時有細雨微風須臾而止詩話

李生折足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治平熈寜中往來西山時時至高安日多酣飲畜一大瓢行沽夜則以為溺器工作詩詩必有意人多不曉至後方驗時袁州有李生者秀韻可愛貫欲携與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煑藥鐺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只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聞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

麻鞋踏破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生時以事出不值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鐺彈指空剝剝後李生果墮馬折一足人以為破鐵鐺之讖亦前定也冷齋夜話

庾亮旒旐

庾亮上武昌出石頭百姓觀於岸上歌之曰庾公上武

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庾尋卒當時以為白馬旒旐之讖焉晉書

唐朱之兆

太宗營高祖獻陵在京兆府唐朱里及朱梁立乃唐朱之驗矣里者李也後莊宗即位謂之後唐即李氏再造之讖也紀異志

丘墟之象

昭宗末年長安役人取石於內苑起山崎危屈曲有若

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畜山禽野獸狐兔麋鹿之類縱其往來帝與嬪采常遊處之由是京師王公貴族競效之未及半載野草野花生滿宫殿與都下豪貴之家識者以為丘墟荆棘之象此必廢矣後巢寇入京焚滅殆盡悉為瓦礫狐兔穴矣遊者有禾黍之傷此亦不祥之讖也同前

搜珠之語

昭宗播遷於鳳翔朱梁率兵迎車駕軍人咸以珠飾頭

巾競相誇尚乃朱在人上之讖也後主於宫中作珠簾
勑京師市珠收索殆盡計無可得有相國寺僧有藏之
者為隣僧所告逐院搜之甚嚴寺門晝閉有人於寺中
請僧齋闍者曰勑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
入汴盡滅朱氏復令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方是搜珠
也同前

愁臺之讖

同光末魏博亂明宗討之至城下為兵所擁南入汴州

帝乃自統驍騎征之至一高臺乘馬立其上問其臺名對曰愁臺帝不樂即西歸尋為郭門高所害愁臺者本賈誼為梁王傅王薨誼悒悒不樂常登此臺悲吟愁嘯後人因以名之至是而為帝之讖乃栢人之類也同前

孟入之言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入湖者謂之猛入音訛為孟入孟入者得除一籌其後知祥盡得西蜀之

地乃僭大號洎子昶入降乃知得陰一籌者果一子也

同前

殺狐之兆

契丹耶律嘗怒晉少帝乃罄國入寇遂陷京師執帝并母后文武大臣及諸寶貨而歸至鄴西紫栢橋愁死崗得疾又至恒州殺狐林死崗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王常於此悲怨吟嘯時人謂之愁思崗後音訛而謂之愁死殺狐林者本村人曾於林内射殺一狐因此名之

至是而耶律死乃有其應昔高祖之畏栢人去之以全福岑彭之惡彭亡留之以致禍讖雖自人其禍福皆本於天然則地亦應天乎此術家所以言之而歎息也廣異記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三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

讖兆門下

遐周阿環

李遐周有道術天寳中作題人以兆禄山之亂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記羅衣又曰木易若逢山下鬼定知此處喪金環葢玉妃小名阿環山下鬼乃馬嵬之兆時蜀有尼造補兵香油本州進之宫

中謂之錦里油亦幸蜀之讖也青瑣記

蜀主歸國

太祖皇帝乾德之初京師屠宰多煑肉以賣人多德其利故先售至是煑之差熟即巡里巷呌云熟煑來其後蜀平少主歸國熟與蜀同音主與煑同音此其讖也蜀異志

偽蜀桃符

偽蜀每歲除日諸宫門各給桃符題字其上偽太子善

書札取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聖朝伐蜀明年蜀平二月除侍郎呂公知成都軍府事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於桃符矣國史

補

延瓊孟字

徐延瓊偽蜀王衍之舅於興義門造宅宅内有二十餘院皆彫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木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不畢集秦川董城一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

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川至成都數千里歷大小曼天隘狹險絶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甚創之大倖於宫禁遂戲取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佳也明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吾無易此居矣孟之有蜀蓋先兆也成都集記

誌公畫鹿

誌公嘗畫鹿負鞍走山中云兩角女子緑衣裳却背太

行遨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安祿山作亂兩角女子安字也綠之言祿太行即山也一止之月乃正月也正月敗立之讖耳李太白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果正月死太白食月悉如其言唐宋遺史

守忠禿鶖

開寶中武昌留守楊守忠就加正節度使宣麻之際有禿鶖集文德殿鴟尾班退而去居數月守忠薨於鄂渚達理之士以為非守忠之祥漢獻帝禿鶖來集於鄴亦

野烏入室之義也南唐近事

木平望火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保大初行在門下常入禁中一日登百尺之樓後主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乃對曰宜望火初不喻其旨居數月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候以達於龍山旦夕登覽以候動靜又上最愛慶王王方幼上問壽幾何木平曰當七十是歲疾終年止十七葢反語以對之也亦猶郭璞對晉帝曰二百其數財一百二

年璞盖謂百二之期太促乃婉而倒之耳同前

李密邢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復叛上遣兵征之至六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横頗妨行李人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紀異志

執誼崖州

韋執誼京兆人順宗時為宰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户始身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閱職方

官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坐堂有圖不就省易旬官之崖州向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唐書

昭宗易梁

昭宗季年有一鳥極大晝止含元殿夜棲丹鳳樓俯仰有聲云塞胡突帝引弓射之中血雨下流直透殿梁入木尤深削之莫能盡帝惡之命易梁自玆天下多事帝數蒙塵後為朱温所奪方知易梁之文秦再思紀異録

朱梁龜堂

朱梁既立署宮之南門為建國議者謂建國王莽之年號與此偽同殆前定矣先是許州節度温為於壕内得一小龜金色綠毛進之後湖池養之建堂號曰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歸我也非廢興前定而形之於先兆乎紀異志

莊宗唐晉

莊宗起義太原河北創始乃昇魏州為鄴都置興唐府改貴鄉縣為唐縣元城縣為廣晉縣及晉祖立改為唐

晉府乃知唐後即晉亦先兆也同前

清泰小字

清泰本姓王氏恒州平山人也天祐中明宗掠地於恒定間清泰立於崇福寺堦上明宗見而異之因曰與我作兒得否乃拜曰萬年之幸既歸見夫人乃抱頭哭曰真我親生子也及明宗即位封潞王後即位小字二十三葢正月二十三日生也及為君乃以是日為千春節凡奏對皆避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不

過二十四蓋不敢斥尊也在位三年果為晉所滅同前

牛字助語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人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者必曰我兄即到豈柰我何未幾而奇章公牛僧孺也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師云我兄即到此其先兆也乃知入相出將豈偶然哉翰苑名談

道昌篆書

天復初有劉道昌吳江人也年九百歲多曰知唐事至成都郫縣常祝丹名烏頂一日跨鶴遶市別相知留詩而去人以為妖後又得篆書於其室曰八雄爭天下豬鼠先啾唧自庚子年黃巢及朱全忠等八人僭號兔子上天床王建屬兔又以卯年開國猿猴三下失朱温三帝屬猴也李子生狼藉昭宗也乃牛生叛蹝楊行密王於吳也斗牛吳之分也犀犬厮首尾走上中華國即六侯中國也其後事皆應賓仙傳

彥博貝州

慶歷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從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為恩州澠水燕談

天命迎宋

先是蜀郡秣陵與湘中嶺表交通往來人使絡繹所在館驛什物皆鐫字云迎送物及王師自峽路西入倒戈以迎南征廣州望風而遁及視公廨物皆迎送字乃迎

宋之兆也得非天命之先定乎紀異錄

李主練帛

李國主未破之前宫中練帛為風所飄凌空而去經宿方墜變成淺碧色輕翠可愛以自然之色號天水碧國中皆效之是年國亡蓋天水乃趙之郡號碧音近於逼也異哉國史補遺

符太保骨

王均咸平三年害兵馬鈐轄符昭壽棄其尸於東門外

不見其元觀者咸云此是符太保骨頭葢昭壽好自親庖事又僻嗜羹每嫌羹薄庖者嘗多取羊骨煉之云勿妄觴此此是符太保骨頭至是乃成其讖焉（益部耆舊傳）

## 少游藤下

秦少游嘗於夢中作好事近有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後南遷北歸留於藤下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卒乃醉卧古藤陰下之讖也山谷跋其後云少游醉卧古藤下無復

愁眉唱一盃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又先自作挽詞一篇東坡跋之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秦少游相别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其挽詞耳人咸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果卒於藤州嗚呼豈自知其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東坡居士書紀異錄

孟津雲起

陝右魏野處士蒲中李瀆徵君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

吟咏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䕃以脩竹流泉其前有樂天洞瀆結茅齋號浮雲堂皆有蕭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自孟津訪野曰瀆數日前恍惚聞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乃答曰此浮雲安能起耶亟窺之了無所見此必死期故來訪别痛飲數日還家果卒紀異錄

崔曙一星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稱佳句未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星蓋其讖也鄭處誨雜録

子京兩地

宋子京在蜀有詩三百篇名曰猥藁嘗吟曰碧雲自有三年信明月長為兩地愁以公之才望竟不登兩地愁憤而薨人以為此詩之讖也詩話

子美蟬蜕

蘇子美久失意不樂一日登蘇之閶門題云時光苒苒

都如夢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書其旁曰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後竟不復用遂作滄浪亭於吳中一日於滄浪觀魚題詩有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之句已非吉兆矣未幾作晝寢詩云身如蟬蜕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陽公見之大驚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惜已而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共嗟惜之噫夫子嘗言四十不惑孟子亦言四十不動心其義一也蓋心之於人大矣而外

物或動之者以惑故也四十之年氣已剛矣識已明矣於此之時而能定内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則外莫能動而内自不惑故不以死生窮達而經其意孰謂子美之賢而不知此耶觀其以非罪謫吳中作滄浪亭與魚鳥共樂自謂形骸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與錙銖利害相磨擾為可鄙則胸中灑然不惑矣其視死生猶去來之常也向者之句吾見其超然自得以為勝焉詩話

宋炎葉齊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絶高處有人題一聯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黜皆前定也國史補遺

安道佛鄉

余安道畨禺詔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山寺題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議者謂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於秦淮亭詩話

范子病葉

唐末吳人范處士生子七歲能詩嘗作贈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十曰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詩云火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十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古人嘗謂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可緩之於寸陰修者不可怠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 遺史

唐卿京官

張唐卿景祐元年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牓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果終於京官蓋姚曄大中祥符元年梁固祥符二年皆狀元而終於京官乃成其讖云 筆談

史二致富

村民史二居京師朝陽門外薄有資産籍屬開封京師人俗語有曰濟殺史二蓋人圖事有不稱意者悉此語

以戲之良為無補益之義也且非先知有史二之名者
國朝行東郊藉田之禮青壇之外皆史二之地事畢賜
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贍然非久而史二卒濟殺之
驗俗謡為之讖焉青瑣記

沂公梅詩

王沂公曽布衣時以所業贄吕文穆公蒙正卷首有早
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羮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
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狀元及第

遂相真宗仁宗非富貴前定而此詩為之兆乎詩話

原夫言讖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而格不甚高今已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此座客皆驚原父徐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歐陽公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謂後遂果然豈其讖耶

斯可歎也（歸田錄）

王公後事

富鄭公弼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為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王罷相知鄆州辟公為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公果薨鄭公為主其喪事故鄭公挽詞云遺德被生民蓋夢中識語也（名賢詩話）

晉公朱崖

丁晉公謂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稹為判官一日稹以片幅假緡五鏹於公公笑曰是紿我也牓下新婚京國富貴豈無半千耶懼我撓之矯為此耳於紙尾書一絶答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伯青蚨兩家鬬赤洪崖打白洪崖又公嘗為隂獄詩云黑水溪傍聊駐馬奈何岸上試回頭高崖𠩄處是隂獄須信人生到此休朱崖之行蓋兆於此矣又公嘗為真宗山陵使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為挽郎懇請於公公曰更在陶鑄

公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之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而丁敗又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衆而言曰謂嘗聞江南李主鍾愛一女聰慧姿質時無與比及當釐降國主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尚卿等為擇佳壻須得少年竒表挹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搢紳及外府將相之家莫能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為本郡叅謀歲未及冠儀容秀美家門曾列二卿兼富於辭藝可以充選執

政遽言之上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言國主大喜於是
成禮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竒珍
異寳赫奕崇盛貴顯當時未周歲而公主卒國主傷悼
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執政削其官籍一醫不
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語罷因笑曰
謂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半
載公貶朱崖貲貨田宅悉皆籍沒子然南行足馬數僕
宛如未第之時豈事有前定而其兆見於言辭耶或謂

丁公姦邪傾險自知不免故屢形於言耳此為得之詩話及遺史

禹偁病鶴

王禹偁嘗作病鶴詩云埋没肯同鸎鵡塚飛鳴不到鳳凰池以公之文學才望歴顯宦登金門玉堂不為難也竟不至其地豈非前定歟而其識已先見於詩矣與宋子京兩地之意差類故並録之詩話

萊公晩竄

冠萊公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巴東令人以冦巴東呼之以比趙渭州韋蘇州也然富貴之時所作詩詞皆悽楚怨感嘗為江南春二篇云波渺渺柳依依孤邨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州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州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議者嘗言深於詩詞者盡欲慕騷人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語意清切灑落高邁始為不俗不知清極則志高

感深則氣謝故萊公嘗有送人使嶺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為讖絶及晚竄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圖經拜迎於道公問州去海遠近曰只可十里以來其憔悴走竄已兆於前矣摭遺

廖融得句

廖融處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遁自樂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詩有佳句傳湘人齒牙間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當去世子曰何

以言之曰吾適得兩句自推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雲穿㩮欒屋雪壓釣魚船融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為雪壓無用也其子曰未形紙筆無害融曰雖未形紙筆然吾已慮之於心矣乃囑子身後事後六十日果卒摭遺

楊軒燈詩

楊軒字公遠衛州人也舉進士兩至省尤有學問多棲倚貴宦門館平日好吟有燈詩云解照日月不照處獨

明天地未明時倫輩多稱此句然日月不照有用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軒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於詩意其前定乎同前

東坡入海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吳博正為世外之友嘗作洞庭春色賦博正頗愛重之求親書其本後又作中山松醪賦自謂不減前作乃取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易水供堂墨錄本以寄博正其賦云望西山之咫尺欲褰

裒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䊮天之雲濤不久果有海南之竄議者謂入海之讖也同前

元之蘄州

王元之謫黄州有二虎闘一虎死食之羣鷄夜鳴時謂守土者當其咎真宗惜其才徙知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句帝深異之既至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未幾果卒於蘄東坡

作五禽言云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皆不祥之讖也澠水燕談及東坡集

存寶無首

韓存寶本西羌熟户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未四十為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其像於渭州僧舍或以其色不類用粉塗之將别加圖寫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盜賊後見其像者以為無首不祥明年存寶果

以奏功不實誅（澠水燕談）

陶弼貽詩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旦坐廳寮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二龍鬭城南江中馳逐往來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為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戰城門兵興之讖也（同前）

仲英折桂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翰

林白方謫官鄜時聞而召之座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及贈以詩曰宣毫歙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歳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年一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下士里記覽該洽行義髙潔鄉黨服其化富鄭公文潞公皆常致幣龎莊敏公禮之尤厚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為國子四門助教一時學者不遠千里裹糧相從卒年九十或以為宋詩

云前生應折桂枝來即今世不復更折矣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為之讖也同前

狀頭入相

本朝狀頭入相者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曽李文定廸宋元憲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楊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黄扉止四人元憲大喜持示同列樞密副使王伯庸堯臣矍然色動曰何不云已四人而特言止哉蓋伯庸實繼元憲魁天下士未幾薨於位自慶歴至

崇觀果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此詩讖也西清詩話

王嵓詩讖

嵓字隱夫居武都山風格高邁尤深於詩畋嘗與楊元照評其詩謂終篇之際氣衰興緩與前志不類如古松詩前曰何人輕大厦放爾偃深雲可謂警策末云高僧慣來看踏破綠苔紋湧泉觀云暗穿地脈龍先覺密贊天工雨不知末云溪分澗奪朝宗晚殘月殘雲信所之送陳昭文赴學云朝宗任疊千重浪捧日能消幾片雲

末云多慙亦偶休明代擊壤空隨野老犀其類非一元
照曰詩者發志由衷而來孰謂隱夫志不至乎後不厚
乎其後均冠嬰城嵩以名大為其所𤠪坐是流於荒服
晚節不完蓋已先形於詩矣該聞集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五

祥兆門

呂望封齊

呂望釣於渭濵獲鯉魚剖腹得丹書曰呂望封於齊夫瑞應之來必因物以效靈憑人而成象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大者如此小亦宜然故目瞤燈花陸賈曽言其應雲興雨降戴記嘗喻其神有

開必先斯古今之通論也彼敝於人而不知天者謂吉凶無徵又烏足與語通方之士哉王子年拾遺記

仲尼玉書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夜有神女擎香露沐浴奏鈞天之樂空中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夫子生之前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其文云水精子繼周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紱尚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繫紱泣下沾襟闕里志

越王烏臺

越王入吳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之霸也乃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瑞也王子年拾遺記

文翁擲斧

漢文翁嘗從田斫柴為陂夜有野猪鼻載土著柴中比曉而塘成稻當收翁欲斷一木其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因擲之正中所欲處後果為蜀郡太守非富貴前定精誠所感故有是祥應乎

名賢雜說

應樞天符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以問於人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自是諸子宦學顯達並有才名至瑒七世貴盛天符之祥也孝子傳

比干賜簡

何比干漢人也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其家人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濡比

干廷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幽冥錄

楊震黄雀

震字伯起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林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實感成

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至震篤學客居湖有冠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至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凡四世三公蓋玉環之祥也

續齊諧記

張承白鵠

承母孫氏方懷承之時駕輕船江浦忽有白蛇長三丈

騰入舟中因呪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一宿不復見又有白鵠聳翮入雲毋筮之筮者云吉祥也鵠乃長年之物聳翮入雲從卑升髙聳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後承生昭仕吳為丞相年至九十蛇鵠之祥也非天命前定烏得有此王子年拾遺記

朱异飛蟬

异字彦和仕梁為右僕射初除中書郎時秋日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也後歷官自員外常

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蟬乃其應也南史

行功魚袋

唐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嘆訝不已後數日加大夫遂授五品服異哉國史集異

高駢貫鵰

高駢微時為朱叔明司馬摠兵巡按見雙鵰謂衆曰我若貴矢當雙疊言訖果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落鵰手

後果封燕公感定錄

秀之擲栗

劉穆之為丹陽尹與子弟聽事上宴聽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試以栗遥擲之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秀之乃穆之從父兄子也一擲獨入焉後以功果為丹陽尹其驗遂應信殊祥歟南史

敬則飛蟲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飛豆集

其身摘去乃服其處皆流血敬則甚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初至既陽縣六王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不進見水下有烏漆棺乃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棺葬之後官至都督封尋陽公飛虫之應也南史

江陵生洲

江陵舊有九十九洲古老云滿百則出天子晉桓玄鑿

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至宋文在藩一洲自立俄而入纂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復生一洲而元帝即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岸相通惟九十九云嗟夫祥應之來必出於天然後合若符契不然則與漢末天帝除書何異南史

全忠生蘆

唐乾符時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嘗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而有三

節焉心以為異告别駕張建章建章曰昔苻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子孫繁昌盧當在阪澤而生於君室此非常矣三節者節鉞三人之瑞也公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撿校太尉子正威為幽州節度果三人持節鉞焉北夢瑣言

武后萬年

唐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三思為後狄仁傑切諫后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年之謡公對曰陛下改萬歲

登封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足矣武后大悟始有歸中宗之意此固狄公忠正之對亦足以見天運已定后雖殘虐不可改也紀異録

南康禄食

南康王韋皋為張延賞壻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萬璝禄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萬璝為忘也後果尹成都而夢久已忘之又見二神人曰富貴而忘其所因

一何甚耶公覺駭汗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命工揆日修崇作南宮閣四十範金刻石自製碑刻於洞門之側給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蓋梟本命丁夘屬嵩墳也以此觀之謂富貴而非前定可乎蜀異記

錢起鬼謠

錢起天寶中初從鄉薦宿江湖上常月夜獨吟聞人詠岸上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異之攝衣出視無所見以為鬼謠而記之及御試湘靈鼓瑟詩以青

字為韻落句久不繼乃以鬼謡十字足之有司以為絶唱遂登第唐書

虹霓降祥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韋與賓客皆悸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之乃去臯懼且惡之遂罷宴時豆盧某客於蜀亦列坐因起曰公

何為憂乎公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晏方酣而妖氣上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切憂之豆盧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為人之怪耳夫虹霓天使也降於邪則為厲降於正則為祥理固然矣公正人也是宜為慶為祥敢以前賀乃具以帛書其語而獻臯覽而喜後旬日有詔就拜中書令果為慶祥豆盧之言信而有證矣成都記

文成二事

唐宰吏令張文成一旦有梟晨鳴於庭木上其妻以為

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而賀客已在門矣景雲一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袍並被鼠嚙有蜘蛛大如粟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加階授五品官後其子鼠嚙帶欲斷尋授博野尉異纂及朝野僉載

子良雙虹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有雙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瓮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闕欲為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

錡就擒子良加金吾將軍尋拜節度使祥異集

薛頤虹金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頤有虹飲其釜粥才噏便竭頤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文樞鑑要

洪實蜺龍

侯洪實蒲坂人也幼而家貧年方十三四常寐於簷下天將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於洪實之口不復出焉其母見不敢驚良久洪實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

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黙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有蜀僧來其家求食臨去謂媄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媄母呼洪實出焉請僧視之僧曰此蜆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仕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必慘毒將為生靈之患但敬信三寳即得善終言訖而去洪實後果行伍出身至於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陜府節度康延孝等作叛延孝誅洪實得赦授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於黔府一

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高顯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於慘酷然欽奉三寶信心不怠是知蜀僧之言不謬矣鑑戒錄

孔愉印龜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先時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三及其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晉書

士䕶叢林

唐武士䕶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賣材木為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䕶與文寶會林下自言枯木成林必當大貴及高祖起戎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䕶以鬻林之故果逢建厦之秋及士䕶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太原事績

張伯藏壁

鍾離意為魯相到官令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

劒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前牀首有懸甕意召訴問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遂命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即召張伯問果服焉夫自孔子没而至於鍾離意幾千歲矣其前定如此自非聖人何以先知之神乎鍾離意別傳

孫偓瑞槐

孫偓字龍光第進士歷顯官始其家堂上屋柱忽生槐枝及期而茂後偓果秉政相昭宗封樂安縣侯此槐瑞之應也唐書

鄭珏瑞麻

梁相國鄭珏與李相國愚同為學士忽一日鄭之閣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也願得當制以盡荒虛時元陽既久其麻益茂高丈餘若雨

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真白麻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為乾坤之命朋友之分乎鄭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李嘗僦居忽遇暴雨一庭俱為白沙公甚惡之及薨葬於伊闕得吉地於白沙里時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紀異志

應元保運

盧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至元豐

二年道士陶智仙造一室發地得一瓶封鐍甚固其中有銅錢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亦不甚以為異至元豐四年詔忽進號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内侍廖維持御書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合具以事聞併以其錢獻之筆談

慶源芰荷

朱慶源者嘗為尉罷任家干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怪懼多方禳之而蓮生不已乃築

堤汲水以灌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南豐令未幾入為大理評事蓮生之應也筆談

處回旌節

旌節花者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尋求藥術神仙之道從蜀主所好也一旦有道士龎眉廣顙布衣襤褸山童從之擎柱杖藥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之逡巡去盆則兩苗已生矣隨目漸長可長五尺層層有花爍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處回

命食不受唯飲數杯而退出門旋出所之後處回果除二節鎮方致仕今猶有收得其花種者如常花法種之

野人閒録

及鷄跖集

天聖髙第

天聖五年春有二舉人閒行建隆觀中相與語曰今歲髙第是何人有二道士碁於廡下白髭者曰不難知之二生曰師豈有異乎曰無之棹穿波底月寒壓水中天不離乎此也其年牓首王堯臣小名越哥次韓琦次趙

槩月與越同寒與韓同天水則趙氏郡號也再尋道士不復見矣幕府燕閒録

慕容五木

慕容寳甞因摴蒱呪曰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皆盧人以為五木之祥後果大貴良由精誠所感而然也幕府燕閒録

李畋兩火

李畋嘗為國子直講欲求郡而未得一日晨登講席諸

生皆見畋巾上有兩焰火起是日報得滎州昔人嘗言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善想之所變為喜為祥惡情之所生為惡為灾本於心發於氣形於兆李畋以碩儒耆德直講國子欲得一郡自效固非過分善想交感發而為祥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談藪及名臣傳

蒙正槐瑞

呂文穆公蒙正為舉人時客於建隆觀道士丁君之舍

嘗往西洛省親自冬至春方還至板橋逢職方劉蒙叟相揖並轡同入順天門劉因送呂之道院至則門戶扃鐍如故既發鑰啟戶見臥牀前有物高三四尺蒙茸合抱其色白而黄劉呂驚訝逼而視之乃槐也遽召道侶觀之乃槐根至室而生耳無不歎異是歲公登科不十年位至上公識者以為槐瑞焉幕府燕閒錄

沂公槐祥

王沂公曾青州人郊居門直大路夾以槐陰兩大槐夾

路交枝連理是歲公生作相之祥也夫二公作相其祥皆先見於槐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耶不然則和氣之應為王氏吕氏方大之祥非偶然決也沂公言行録

敬洙彈烏

何敬洙善彈徼時為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嘗薄暮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擎於手曰誰敢破此何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遂擲硯堦下羣僕迸散翌

日李責碎硯之由怒甚命擒之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乃匿之後堂旬餘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聲甚厲李惡之拂衣起避鳥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驅逐終不去李怒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鳥當釋其罪何挾彈一發斃之李嘉賞擢為小校累功至建節鉞建隆初移鎮鄂渚下車之日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由爾以興吾之祥也乃取食物置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手中其後位至中書令太師

致仕功業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鄭文寶南唐近事

危序看榜

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躊躕未前有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銜得事頗相類青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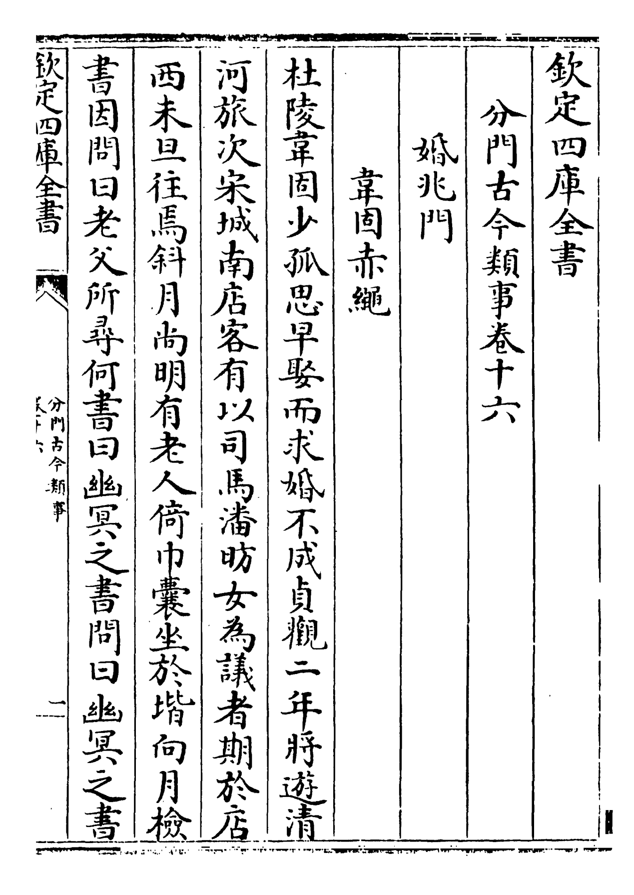
鄭戩彩選

原武鄭公戩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彩選一坐盡負獨戩贏數百緡是歲解頭魁薦第三人及第青箱記

馬拯同名

上官拯累舉不第年過五十方得解赴省試游相國寺買詩一冊紙已燻晦歸拆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曰勑賜進士及第馬拯右拯伏蒙禮部放榜勑賜及第謹詣門屏祗候謝而馬拯與拯同名是歲拯果登科青箱記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六

婚兆門

韋固赤繩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而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司馬潘昉女為議者期於店西未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堦向月檢書因問曰老父所尋何書曰幽冥之書問曰幽冥之書

何以在此答曰凡人生之事皆幽使主之君行自早非
我不當來也固曰然則君主何事曰天下之婚牘爾固
喜曰某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十年不遂今有人以潘
女為議可以成否老人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年十七
方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
雖讎敵之家貴賤遼邈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
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彼矣它求何益固曰某妻安在
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菜陳嫗女也及明老人與固至

菜市有嫗眇一目抱三歲女㡬陋之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夫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耶老人遂隱固因磨一小刀付其奴曰為我殺之明日奴袖刀入市衆中刺之一市紛擾固問中否奴曰才中眉間耳後固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陰祭相州軍刺史王泰喜之因以女妻之容色華麗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寢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而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疇昔父曾宰宋城

終於官時妾方在襁褓兄亦繼殁惟一莊在宋城與乳母陳氏居之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去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鈿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為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使之也因盡言之夫妻相對驚涕相敬愈篤後生男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夫人乃知陰隲既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幽怪録

辛秘綠衣

辛秘五經及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陜困息於大陰傍有丐者箕坐訪辛行止不對去之丐者亦隨行辛馬劣不能相遠每强言不已前及一綠衣人辛揖而與之語行數里綠衣者驟馬前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如是丐者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曰君言時至何也答曰少頃當知之將及店見數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秘大驚遽畀下之語言之間往往有精義至汴謂

辛曰至是矣公所適何事辛以娶約語之乃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赴禮㑹者非君妻君婚姻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酒器與辛别臨去以綾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發視之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尉始婚裴氏後因裴生日㑹親賓容忽憶丐者之言解結視之得大紙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也辛計别丐者之日妻尚未生焉撫遺

李生筌篌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李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視箜篌上有朱書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謂李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箜篌取而視之朱字宛然李乃具說見女女亦曰往嘗夢至一處亦說曾見生云逸史

盧渥紅葉

盧渥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

太急深宮盡日閒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之巾篋及宣宗有退宮三十人許其適人盧娶其一既而於巾篋中覩紅葉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逸史

盧氏碧襦

上谷侯生以明經為宋州虞城尉初娶韓女已五年矣韓嘗夢吏引至一院有青服危冠據案者韓拜之俄有婦人年二十許衣碧襦絳衲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而

入稱盧氏慍謂韓曰吾與子為仇知之乎韓氏曰妾本女子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氏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我今訴上帝雪前冤汝死在旦夕矣青服者曰汝之冤信如是然韓氏餘一年壽仍曰可速遣歸使者送至門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又夢盧氏謂之曰子死期至矣韓氏驚寤因是成疾閲歲而卒侯生後數年遊襄漢次富水郡僚蘭陵蕭基慕侯生以女妻之及蕭氏歸衣

絳袖碧襦以金玉為首飾與韓氏所夢無異生具以夢語之蕭氏曰妾幼為外族盧氏所愛舅命為已女故以盧為小字夫婚姻固有前定而絳袖碧襦亦復前定何耶以是觀之事無大小物無巨細一切分定則不可逃也（鑾廡錄）

元綜偕老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回東京

履信坊十字街西北有一家入宅内東行屋下見一婦人方生一女云此是君之婦崔乃驚寤俄而所約女忽然暴卒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老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宅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尋勘歲月正崔公昔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位三品年九十崔夫人與之偕老尚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定命錄

承業擇聟

户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女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為此女擇得一聟乃裴居道其相當位極人臣然恐非善終必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熟視之曰裴郎位至郎官其女即合衰逝裴後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後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殁居道果至中書令被誅籍殁二盧之言一何神也同前

閑儀繼室

李希仲趙郡人嘗為偃師宰有女名閑儀年十九歲遊戲後園花欄忽有人遽招之曰鄅有懇誠願託賢淑幸勿驚訝鄅為崔氏妻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鄅尤鍾念生六十日鄅則謝世夫人當為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為託望仁慈之言畢悲慟俄失所在後希仲挈家洛京天寶之亂幽薊起戎希仲挈家東避至臨淮謁縣宰崔祈情款依然各叙祖姻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已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家貧時

危方為遠適女人又成立遂歸之偓師故事初不省記忽聞崔氏中堂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耳遽自省問則出少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續玄怪錄

明皇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於短袍中得一詩曰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兵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

汝罪也有一宫人自言萬死上意深閔之遂以嫁得詩者云吾為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本事詩

僖宗宫人

僖宗嘗自内製袍千領賜塞士神策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裂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鬻鎖人告之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召馬赴闕遂以宫人妻之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其事與明皇相類此亦見婚兆之有前定也

故併錄之本事詩

賈偶再生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亡見吏將詣太山巳而曰何故誤追此人可速遣之見一女子獨行文合與語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易陽令昨被召今得還文合既甦欲驗其事遂至易陽謁令因曰君女寧卒而却生耶具説女子姿質服色言語本末令人問女所言皆同遂大驚歎乃以女配文合感其異也搜神記

章汎天意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餘死經日而甦云被録天曹天曹主者乃其外兄料理得免有一女子同立門外知其有助因泣涕脫臂金及釵求救汎為之請良久云秋英同遣去秋英即此女名也乃俱出㑹日暮道側小屋如容舍而無人遂同宿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在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有棗樹明晨各去遂並活汎後依語尋之果得徐舍與主人叙闊後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

出入君何以知其名汎因説昔日䰟相見之由與秋英之言同徐氏試令侍婢數人出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曰此天意也遂以妻之後生子名曰天賜（真異記）

高氏陰配

吉州劉長史有三女皆絶色長女年十七病死劉與司兵院高廣相善秩滿同歸劉載女喪還高有子年二十一夜高氏子獨披書見女子來曰兒乃長史亡女也命

當更生合得奉承君子垂意相採當白家令知高大驚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何樂如之女曰後三日必生使開棺以面承露當活也高詣長史陳其事夫人深拒之高求之甚苦至夜劉及夫人皆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何靳固如是及覺遂大感悟乃許焉至期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一家大驚幃於岸側守之一日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遂擇吉日於其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為禮會村廣異志

于祐紅葉

唐僖宗時有儒者于祐晚步禁衢臨視御溝見浮葉流下有一葉若隱隱有墨迹乃取視之果有詩一聯祐得之藏於書笥中祐復為二句題於紅葉而流之有贈之以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宮情是此溝祐累舉不捷乃依倚中貴人韓泳為門館久之泳召祐謂曰帝出宮禁三十人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與吾同姓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未娶年已踰壯夫人本良家才三十姿色

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謝泳乃令人通媒及助祐進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歡就吉之夕祐頗契意既久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具以告韓氏復曰吾水中亦得紅葉不知誰之作也乃開笥取之即祐所題之葉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聞者異之一日泳開宴謂祐曰子二人可謝媒人

否韓氏笑曰吾與祐乃天合也遂索筆為詩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詠喜笑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得者也僖宗幸蜀韓詠令祐尊前韓氏以宮中舊物見帝具言適祐事帝召祐笑言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謝帝後還祐以從駕功得官韓氏生五子二女皆力學有官女亦配名家終身為令婦嘗聞在天之理可合則雖胡越而無間苟天理之未合雖比居隣屋莫可得也銳於

苟進而貪於苟求者觀此可以自誡焉 青鎖高議

繼圖飄葉

侯繼圖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悲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侯貯巾笥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為婚嘗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那得至此侯

以風飄葉對取令書辨驗與葉上字無異益知婚姻之有前定也蜀異志

令狐媒介

晉索紞字叔徹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而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當冰泮而成婚後太守田豹果因策為子求張氏女為親仲春成婚晉史

黄覇共載

黄覇嘗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合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推問乃巫女也遂娶之後黄覇位果至丞相續漢志

毛仙述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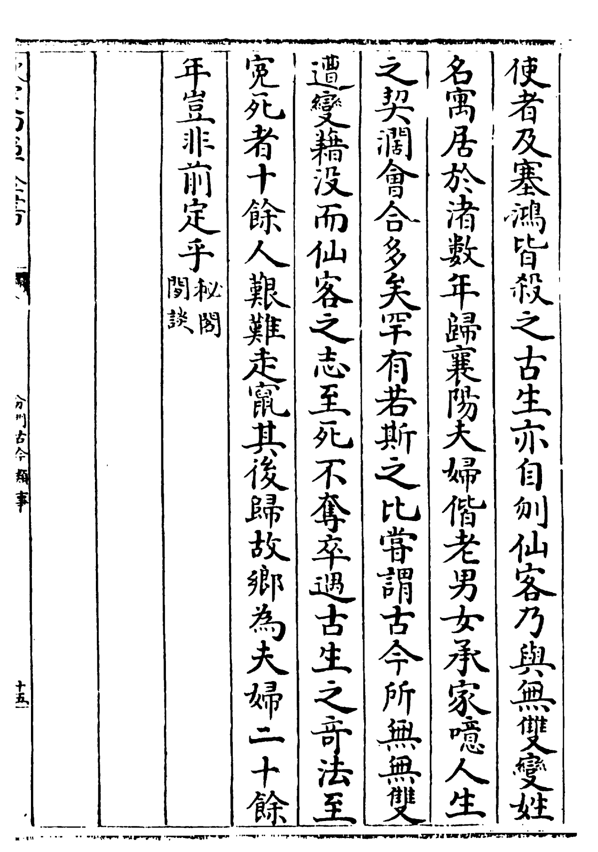
吳淑江東人有妹在江南適陳樞樞卒至京師欲求再配有一尼江東人其母請尼曰女子欲求親有鄉里官者願求偶一日尼曰有馬淑者湖南人今為安州雲夢

尉欲求親因遂成結初馬淑之先君在江南為饒州副使其妻馮氏方强壯之時甞使術士毛大仙者作卦歌其中曽述配偶之事曰水馬為妻壻不久下泉鄉命裏妨頭妻再得口天娘後馮卒再娶吳氏馬淑雖經亂離常錄此歌於巾箱中因以示吳淑之妹初淑與馬氏絶不相聞凡亦非素識因在京師卜鋪相遇遂得偶合豈非前定歟秘閣閑談

仙客遭變

唐王仙客建中朝臣劉振之甥也少孤與母養於外氏振有女名無雙振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後振為尚書祖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與仙客甥舅之分懽然無間但寂不聞姻親之議一日振入朝忽驟馬歸汗流氣促良久乃言涇原兵亂天子出苑北門百官赴行在因召仙客主管家事先出開遠門我將續至仙客出門既久而其舅不至乃至門伺之門者云祖庸劉尚書欲出北門不敢放出追騎至驅向北去矣仙客大哭歸襄

陽村居二十年京闕剋復乃入京訪舅消息至新昌得舊使蒼頭塞鴻及婢採蘋二人後振以授偽官被誅無雙没入宫掖仙客干故人李齊運齊運以仙客為富平尉知長樂驛忽中使領内家三十人往園陵無雙預其數過驛留書與仙客末云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乃厚結古生以其事告之古生取茅山使者藥以採蘋為中使賜無雙令自盡託親贖其屍以還仙客曰此無雙也茅山使者藥服之立死三日却活



使者及塞鴻皆殺之古生亦自刎仙客乃與無雙變姓名寓居於渚數年歸襄陽夫婦偕老男女承家噫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變籍沒而仙客之志至死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至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二十餘年豈非前定乎秘閣閒談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六